

苏联超级畅销书，被译成二十五种语言

东线
On the
Eastern

狙击手2

苏军篇

Red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约瑟夫·皮柳辛回忆录

约瑟夫·皮柳辛 著 小小冰人 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苏联超级畅销书，被译成二十五种语言

东线
On the
Eastern

狙击手2

苏军篇

Red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约瑟夫·皮柳辛回忆录

约瑟夫·皮柳辛 著 小小冰人 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01880293

 **大乾文化**
SKY CULTURE

ISBN 978-7-5525-0063-9



9 787552 500639 >

定价: 39.80元

E195.2
20127
2

阅 览



狙击手

2
苏军篇

Red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约瑟夫·皮柳辛 著 小小冰人 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线狙击手. 2. 苏军篇 / (美) 皮柳辛著; 小小冰人译.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1.12
书名原文: Red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ISBN 978-7-5525-0063-9

I. ①东… II. ①皮… ②小… III. ①皮柳辛,
J. — 回忆录 IV. ①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781号

Red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Copyright Yosif Pilyushin,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0 by Pen & Sword Military,
an imprint of Pen & Sword Books Ltd.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宁字第201117号

东线狙击手 2 (苏军篇)

约瑟夫·皮柳辛 著 小小冰人 译

责任编辑 施娜 贾莉

封面设计 何华成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353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063-9/E · 3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英译本前言

这本书是苏联红军狙击手约瑟夫·约瑟夫维奇·皮柳辛个人回忆录的删减版。本书的第一版于1958年出版发行，书名为《兵临城下》，最近出版的第四版，书名被改为《卫国战争中的狙击手》，这充分显示出这本回忆录在俄国的畅销程度。

作为一名典型的俄罗斯二战老兵，皮柳辛在书中很少提及他本人或他战前的背景。通过他的记述，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白俄罗斯，战争爆发时，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他工作于列宁格勒的一所工厂。

皮柳辛1903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乌尔巴诺沃，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他38岁。1926年时他被征召加入红军，退伍后进入预备役，他去了列宁格勒，在兵工厂担任焊工。与许多苏联男女青年一样，皮柳辛在国防航空化学支援学会飞行学校（Osoaviakhim）里学会了射击，这个组织为皮柳辛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初步的军事训练，例如飞行、射击以及跳伞等，但是，皮柳辛并未接受过专业的狙击训练。

1941年7月，作为仓促组建起来的“工人营”的成员，皮柳辛加入了这场战争，他们被动员起来保卫列宁格勒。根据他的叙述，他所在的营隶属于独立步兵第105团，尽管他搞不清楚他们团属于具体哪个“民兵师”。不过，皮柳辛战时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NKVD第21师辖下的红旗步兵第14团内服役，该师后来被改编为步兵第109师。他出色的狙击技艺最终得到上级的认可，皮柳辛获得了红旗勋章。他的狙击战果是击毙德军136人。

皮柳辛的整个战争经历都发生在列宁格勒接近地，也就是在城市周围的战壕中，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这是不多见的。实际上，1944年初他身负重伤残废后退出了这场战争，而他负伤的地点，与他在1941年投入战斗的地方非常接近，这使他的战争岁月看上去具有独特的对称性。

战争结束后，皮柳辛回到了列宁格勒兵工厂工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战时所负的伤使他彻底失明为止。由于无法参加工作，于是皮柳辛坐了下来，开始口述他的回忆录。

这本书在苏联持续热销，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本书里的共产主义言论以及党的宣传话语相对较少，这一点令人惊讶（本书的第一版面世于1958年）。皮柳辛对自己的祖国非常忠诚，但当他叙述到列宁格勒保卫战时，他认为是战士们和城内的居民们守住了这座城市，而不是最高统帅部。其次，这本书向列宁格勒以及被围困的市民频频表达了敬意，并用他们所经历的可怕的苦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此外，书中还满怀深情地描绘了许多大自然的情景，作者以此来与战争的恐怖和破坏性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后，皮柳辛的回忆录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的同志和战友，通过他对自己战友以及家人伤残乃至死亡的描述，我们了解到这场战争高昂的代价。

原书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在此次的英文版中，我对此做了修改和删减。例如，皮柳辛在书中频繁提到，他在1941年夏季时遇上敌人的“冲锋枪手”。实际上，1941年时，冲锋枪在德国军队中还是较为少见的，主要配发给伞兵、排长和班长。德国步兵在当时主要配备的是毛瑟K-98K卡宾枪。在适当的情况下，我重新修订了原书，解决了这些类似的问题。另外，出于篇幅的考虑，我还删掉了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故事。

最后，我要感谢“笔与剑”公司负责这本回忆录出版工作的鲁珀特·哈丁先生，另外还有帕梅拉·科维，她细心的编辑和校对以及对细节敏锐的观察，令我获益匪浅。

目 录

第一章	射向敌人的第一枪·····	011
第二章	一次成功的伏击·····	016
第三章	战斗在纳尔瓦河·····	021
第四章	战士们的交谈·····	033
第五章	侦察·····	038
第六章	第一次负伤·····	047
第七章	山林之战·····	054
第八章	深入敌后·····	062
第九章	在罗普沙附近·····	069
第十章	决战·····	078
第十一章	乌里扬诺夫的牺牲·····	087
第十二章	回家·····	095
第十三章	“搞错了”·····	101
第十四章	前线与后方·····	107
第十五章	在后勤排·····	118
第十六章	战壕中的一段经历·····	124
第十七章	在天花板的瓦砾中·····	130
第十八章	旧帕诺沃战役·····	135
第十九章	邂逅·····	143
第二十章	棕鼠·····	146
第二十一章	喜讯·····	152
第二十二章	苏联建军节·····	156
第二十三章	鲁尔矿矿工·····	163
第二十四章	一个士兵的渴望·····	166
第二十五章	一场竞赛·····	173
第二十六章	不速之客·····	180
第二十七章	与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188
第二十八章	等待·····	193
第二十九章	喜庆的日子·····	198
第三十章	照片·····	206
第三十一章	熟悉的地方·····	213
第三十二章	关爱的手·····	225

第一章

射向敌人的第一枪

列宁格勒……

街道和广场上洒满了阳光，金色的尖塔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花园和公园里绿意盎然、色彩斑斓。我曾经多次目睹过眼前的这一切，但此刻，故乡的美丽看起来别具吸引力。

1941年7月23日中午，我和其他新兵们一起，列队走过列宁格勒的街道，朝着纳尔瓦方向赶赴前线。我们注视着街道、建筑物和公园，默默地告别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纳尔瓦凯旋门逐渐消失在远处，但我们仍频频回望着那座城市。

我们刚刚到达目的地，便立即成为了独立步兵第105团的一部分，该团正在一个迷人的小村落里集结。当晚，我们连被分派至前哨阵地。我们朝着纳尔瓦河沿岸出发了。指挥员和红军战士们荷枪实弹，迈开大步默默地前进着。

我和列兵罗曼诺夫沿着河岸小心地穿过一些低矮的灌木丛，罗曼诺夫走在我前面，他谨慎地移动着，既没让灌木丛发出沙沙声，也没让任何一根枯枝在他的脚下断裂。每当我的头和肩膀碰到灌木丛，或是不小心踩断地上的枯枝时，罗曼诺夫都会停下，转过身低声提醒我，“安静”，他皱起宽阔的前额，眼神里满是惊慌。

到达了指定的位置后，我们趴在一棵低垂的柳树下。在我们下方，河水在一条宽阔的河流中奔腾着。

树林里神秘的寂静令人心神不宁，我们竖起耳朵，聆听着任何细微的声响。在我身边的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甚至连星空似乎也悬置在松树顶端的上空了。鸟儿们早已陷入了沉默，只有在黑麦地里，某种动物重复着单调的叫声“皮茨-泊茨，皮茨-泊茨，皮茨-泊茨”。

清晨的一层薄雾慢慢地在河流和草地上升起。树林的边缘，一只隐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的鸽子开始了它悲切的鸣叫“噢-噢”，站在桦树枝上的喜鹊也开始了鸣唱。一只松鼠，它的头歪向一侧，用明亮的小眼睛俯视着我们，它吱吱叫着，从一根树枝跳至另一根树枝。

拂晓时，我们的连长克鲁格洛夫上尉出现了。他在罗曼诺夫身边的草地上趴下，眼睛一直盯着河对岸一座孤零零的农舍。那所房子似乎已经被遗弃了，空无一人：屋门和窗户都已被钉上了木板。

突然，我看见围绕着院子的栅栏上的门慢慢地打开了，走出来一个高个子女人，她停了下来，环顾四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和宽条纹短上衣，肩头挑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两端各挂着一个洗衣篮。这个女人径直穿过田野，走向河边。到达河流上方的岸堤后，她把一个洗衣篮放在草地上，带着另一个篮子慢慢地走下河堤，来到了河边。看着这个女人，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白俄罗斯。我曾很多次看着自己的母亲挑着扁担，扁担上挂着篮子，去索尔延卡河洗衣服。“此刻她在哪里？”我问着自己：“她还待在被德国人占领的白俄罗斯吗，还是跟其他难民一起，设法离开了呢？”伴随着心里一阵酸楚，我又想起了留在列宁格勒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此刻在做什么？他们还好吗？”

我回忆起六月的一个清晨，区征兵中心的一名邮差敲响了房门，交给我一张立刻去集合点报到的通知。我赶紧收拾东西，但我在卧室紧闭的门前停住了。我多么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并在离开前和他们说上几句话啊。我握住了门把手……但我很快便抑制住自己的情感，我放开把手，毅然转身，离开了自己的屋子。

克鲁格洛夫低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同志们，这个女人好像并不急着去洗衣服，你们注意看。”

克鲁格洛夫贴着地面爬到了树林边。对面的女人站在河岸上，手放在额头处遮挡着阳光，她朝河对岸我们这一方望来。罗曼诺夫和我仔细端详着她的面孔：罗曼诺夫用他的望远镜，而我则使用步枪上的瞄准镜。她的脸有点长，稍带憔悴，尖尖的鼻子和下巴，再加上间距很近的一双眼睛，这让我想到了狐狸的脸。

显然，她感到很满意，于是她蹲了下来，从篮子里掏出一根细线，线的一端拴着一件重物，她熟练地把它抛入水中。接着，她用一只手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衣服，开始慢慢地洗涤起来。与此同时，她小心地将线的另一端往另一只手上缠绕，当线上的重物刚一出现，她立刻将湿透的衣服扔进篮子里，并把那根线塞入自己的上衣里，随即便离开了河岸。她再次朝我们这里望了一眼，轻松地挑起挂着洗衣篮的扁担，匆匆返回那所农舍，她的步伐像个男人。

克鲁格洛夫爬回到我们身旁。“好吧，你们怎么看？”他问道。

“这一切非常可疑，连长同志。”罗曼诺夫回答道。

“我也这么认为……但我们没办法证实。我们应该继续观察……”

“但她也许会离开那里。”

“别担心，那个村子里有我们的人。”

走到篱笆处时，那个女人抓住了门闩，偷偷摸摸地四下环顾了一圈，显然没有发觉任何异常状况，于是她走进了院子。进门后，她把洗衣篮扔到篱笆旁，迅速走向农舍的屋门。

罗曼诺夫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评论道：“您肯定走了很远的路吧，这个邪恶的女人，跑到俄国的河里来洗衣服。”随即，他又迅速补充道：“您看，您看，连长同志，那个洗衣服的女人升起了一根天线。”

彼得·罗曼诺夫经过军事训练后成为了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但在参军前，他是一名德语教师。他的身体健壮得像个乡村铁匠，性格开朗，人也聪明，这使他很容易与人相处，很快便能结交到朋友。不过，他有一个缺点：太容易激动。就像此刻，他浑身的神经都已绷紧，仿佛已经作好了冲过河去的准备。

“放松些，罗曼诺夫，”克鲁格洛夫把手放在罗曼诺夫的肩头说道：“德国人的探子只会报告她所看见的东西：这里没有俄国人，过河的渡口畅通无阻以及河水有一定的深度。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从第一次见面，我们就都喜欢上了我们的连长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克鲁格洛夫。他那张黑黝黝的、略显椭圆形的面孔显露出内心的平静。蓝色的大眼睛、一对浓眉，坚定的嘴唇和白得近乎荒谬的牙齿，这一切不仅使他看起来很年轻，还能立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连长的胸前挂着军功章。我们从其他士兵那里得知他曾参加过芬兰战役（即对芬兰的“冬季战争”），而且还经历过不止一次与德国侵略者的战斗。聆听连长说话的同时，我像猫头鹰那样扫视着河对岸，生怕自己错过敌人的动静，他们肯定就在附近的某处。

突然，对岸传来了发动机的声响，很快，我们看见敌人的摩托车手高速穿过一片田地，一共有十个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暗自思忖：“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以后，还会有多少次这样的相遇呢？”我的双手下意识地 will 步枪攥得更紧了。我看了眼克鲁格洛夫，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他的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你们看看，敌人是如何行动的，”他说道：“他们先派出一个带着电台的密探，然后，又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侦察班。”

上尉严厉地看着我们：“我警告你们，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许开枪。”说罢，他朝着树林里通信员的位置爬去。

德军摩托车手们驶到河岸处，关闭了发动机，但他们并没有下车，而是聚精会神地朝着河对岸我们这一方张望。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摩托车，端着冲锋枪朝河边走来。

罗曼诺夫挤到我身边，低声说道：“没门儿！这群猪猡是不是打算渡过河到我们这一侧来？”

“我怎么知道，我们必须等待命令……”

纳粹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河边，从皮带上解下水壶，开始往里面灌水。

罗曼诺夫喃喃道：“唉，要是我们能用某样东西而不是水填满他们的肚子就好了。”

“所有的行动都应该按部就班……”

我们好奇地打量着德军的摩托车手。他们的面孔和军装被沿路的尘土弄得脏兮兮的，“马铃薯捣碎器”般的手榴弹插在他们系得紧紧的皮带上，头上的钢盔压得很低，几乎挡住了他们的眼睛。凭良心说，不知为何，当时我对这些德军士兵并没有什么仇恨。不久后，当我目睹了战友们的牺牲以及法西斯刽子手们的野蛮残暴后，这种仇恨才油然而起。

在我们头顶的高空中，一场空战爆发了。一架敌机被笼罩在一片黑色的烟雾中，朝着地面高速坠落。一个黑点从燃烧着的飞机中分离出来，从半空中向下坠落，当降落伞打开时，黑点似乎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下降时，伞盖下的飞行员左右摇摆着。

我和罗曼诺夫激动地看着空中所发生的这一幕。我们俩不时地碰碰对方并说了些什么，满怀热情地期盼着我们的飞行员能获得胜利，他们正在跟敌人的“梅塞施密特”进行决斗。德军的摩托车手们也被空中所发生的战斗搞得心烦意乱，寥寥无几的苏军“雄鹰”勇敢地挑战大批德军飞机，这似乎让他们感到惊异。这些摩托车手迅速交谈了几句，便返回到他们的“坐骑”上，溜烟地开走了。

罗曼诺夫再次转向我：“我告诉您，您别吃惊。这里很快会发生一场战斗……天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会有机会能像现在这样冷静而又从容的交谈。”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情和信任。罗曼诺夫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并把它递给我。我看见照片上是一个年约35岁的男人，他的脸看起来跟罗曼诺夫很像：同样饱含深情的眼睛，高而平滑的额头，尖尖的下巴。把照片还给他后，我问道：“是您的父亲吗？”

“是的……但我从未见过他。早在1914年他就参加了战争，他离开后一个月我才出生。后来母亲告诉我，1917年时，他阵亡在这条河的河岸上。您应该明白我的感受：在这里，我绝不会后退一步。”

罗曼诺夫显然有些激动，最后几句话说得相当大声。趴在一旁的连长克鲁格洛夫也听见了他的话，上尉问道：“谁告诉您我们将从河岸撤退的？”罗曼诺夫没有吱声。“我们将在这里为了我们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战，内战期间，他们曾在这片战场上为我们赢得过胜利。而我们，将在这里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战，”克鲁格洛夫补充道。

又过了一会儿，河对岸再次传来了发动机的声响。我注意到另一群德军摩托车手轰鸣着驶向河边，这次，为首的是一辆装甲车。德国人的装甲车停在那所农舍旁，两名军官从容不迫地走下车辆。与此同时，一个个子高高的家伙凑了过去，他也穿着德军军官制服。我用步枪上的瞄准镜观察着这些德国人，我立刻认出，这个高个子军官就是今天早晨探测河深的“女人”。密探用手指着河对岸我方一侧，充满自信地对其他军官们说着什么，还不时地查看着摊开的地图。“很快，他们的先头部队就会上来了，”我思忖着。

就这样等待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突然，离我不远处响了一枪，随即，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打破了纳尔瓦河上的平静。我迅速选定了自己的目标——那个身材高大的德军军

官。我匆匆瞄准，射出了我的第一枪。那个德国人猛地一震，慢慢地跪下了双膝，随后又将双手拄在地上。他试图支撑着让自己站起来，但他无法抬起现在已经变得沉重无比的头部。随着他这一努力的失败，这个密探胸部朝下，笨拙地倒在地上，他的双臂朝相反的方向摊开来。

看着被我打死的第一个德国人，我没有获得丝毫的满足感，甚至对这个人抱有某些怜悯。毕竟这不是打靶练习，就像我曾在Osoaviakhim做过的那样，现在面对的可是活生生的人啊。这种念头在我脑中闪电般地掠过，随即我下意识地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以便重复自己已经开始的工作。

等这场交火告一段落后，连长克鲁格洛夫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带着一种我们不理解的怒气喊道：“谁开的第一枪？”

我们正在庆祝自己所获得的胜利，连长却勃然大怒，他朝我们骂道：“你们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吗？要是你们听从我的命令，我们是可以干掉更多的敌人的！”

站在我身边的列兵格拉西莫夫深深地叹了口气，向前迈了一步，他没敢看连长，用他那低沉的男中音承认道：“连长同志，是我干的，我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

第二章

一次成功的伏击

晚上，当我们连回到营驻地时，一条深深的战壕已经挖成，并进行了精心的伪装。其他的士兵正在吃晚饭，他们谈论着当天所发生的事情，洗刷着各自的饭罐，往水壶里灌着水，要么就是检查着各自的武器。

那一晚，我们在前线睡得很不踏实：夜里，每个人都醒了好几次，不安地聆听着来自金吉谢普（Kingisepp）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我们部队的阵地上，悄无声息，一切都保持着寂静，没有丝毫的谈话声。我们的哨兵步伐谨慎，他们的目光不时地望向河对岸敌人可能出现的地段。

许多士兵睡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他们将自己的步枪紧紧地抱在胸前。他们睡得并不沉，随时准备爬起身投入战斗。那些没有睡觉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低声地谈论着。他们回忆各自的工厂、集体农庄以及彼此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不安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尽量不去想正在逼近的危险。

微弱的发动机声在空中嗡嗡作响，机群向东而去，显然是飞往列宁格勒。

“他们正在蛇行爬升，”罗曼诺夫说道：“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把炸弹扔到我家里。”

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一种无助感油然而起，我无法静静地躺着了。我一根接一